



万物的样子

苏莉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六辑

万物的样子

苏莉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物的样子 / 苏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12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063-9826-8

I. ①万…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8130 号

万物的样子

作 者: 苏 莉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26-8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白玉刚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布仁巴雅尔

锡林巴特尔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富荣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各自专属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第一章 万物之始 / 001

第二章 自然的力量 / 013

第三章 季节的样子 / 061

第四章 那些花儿 / 133

第五章 那些声音 / 151

第六章 那些生活 / 167

第七章 那些旅行 / 187

第八章 生生不息 / 221

后 记 / 251

第一章 万物之始



谁又能躲得过年呢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磕 头

大年初一的清晨，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是万万不能睡懒觉的。天都没亮我妈就开始轰我们起来，当然他们大人是早就起来了，火在灶里轰轰地燃着，轰轰得大铁锅里的水滋滋地冒着小水泡儿，等着那些昨夜包好的冻饺子们进来暖和暖和。我们打着哈欠不情愿地穿衣，不情愿地叠被，可是妈妈已经把饭桌子放上了，一边忙乱地拿碗筷一边嘟嘟囔囔地唠叨：哼，还不起来，一会儿你大舅就来压炕头了，谁家被压了炕头，一年都抬不起头啊，知道啥！

说曹操曹操到，大舅笑嘻嘻地掀门帘子进来了，后面跟着大舅妈和我的几个表哥表姐表弟，“压炕头儿喽！”每年的大年初一，大舅一家总是成心压我们炕头，真要是压上了，那好像赢了啥似的高兴得不得了。大舅一家通通身材不高，我一个表舅给他们起了个雅号叫“小人国”。

我大舅是个讲究老礼儿的人，所谓老礼儿，其实就是有史以来人们一直自觉尊崇的习俗。所以过年在我大舅那里，实在是自有一套让人感觉非常庄严的意味。比如进了门，大舅并不坐下，而是让我奶奶端端地坐在炕头，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铜酒壶，自带一个小酒杯，通常都是配套的，然后跪下。他的身后所有人都要跟着跪的，庄严地倒满一杯酒，举得高高的，然后用达斡尔语像是唱诵一样，说

一套祝福的话，递给我奶奶；然后他俯身磕头，磕三个，我们在后面都得跟着磕头，然后我奶奶端起酒杯喝一点，再说一些祝福小辈的话，这才起身说笑，给来拜年的小辈们抓糖抓瓜子榛子啥的。小孩子们都穿着崭新的衣服，有的还不太随身，可是怎么不随身都透着过年的喜庆。然后小子们凑到一起数兜里分到了多少炮仗，都跑到外头放炮去了，一会儿“乒”，一会儿“乓”，那个热闹！

说笑了一会儿，拜年的又要去下一家，这时候爸或是妈也都准备好了，跟着大舅一家也出门了，拜年的队伍慢慢壮大，小镇上都是自家亲人，串门子嘛，这家该去，有姑奶，那家该去，有三爷。东一家西一家，到了三爷家，磕头的时候屋里简直都搁不下了，从三爷脚下一直盘到外屋地，外屋地搁不下，又盘到屋门外，其实都外面了，三爷也看着不着，不磕头不行吗？可是不，大家认真地给三爷磕头拜年，好像不磕头那哪是过年呢？必须磕！

所以，我小时候的年是一定要磕头的。而且必须串门子，所有的亲戚家都得到，要不人家挑礼儿，说你不懂事儿。我小时候的春节，没有春晚，有收音机的人家儿都少有，所有的乐趣都是在串门子中得来的。

孩 子 们

我小时候的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质匮乏。一个小孩子如果能有一块钱的炮仗钱那他简直就是最奢侈的孩子了，买来鞭炮舍不得一下子放掉，都是把它拆了，拆成一个一个的，装挎兜里，手里拿一颗大人的香烟，一个一个地、无比享受地放——点一个，一甩，在空中啪……一声脆响，一缕青烟儿，一阵快乐！

放的时候真是轻松，可当时买的时候真是能把人挤死，卖炮的只有一个生资商店的一个柜台，全镇的人家都要买炮，你想吧！简直是

人撵人，人挤人，挤进去了还出不来呢！

我们女孩子一到了过年，家里就会给买绸子扎辫子，五颜六色的，一般都梳两根大辫儿，扎两个蝴蝶结，奢侈一点的还给买一个头花，发卡上一朵绸子做的小花，大红大粉，单独拿在手上好看得不得了，别在头上咋那么难看呢，可土了。那每年也都要，不然好像年就不像年了似的。

我家没有男孩子，我也学着邻居的孩子放小鞭儿，我不敢拿在手上甩着放，我通常都是用舌头舔一下小鞭的底儿，把它粘在洋井的铁嘴上，一点着，“啪”，格外响亮！

还有一种威力比较大的炮仗叫作“二踢脚”，粗很多，通常都是吃年夜饭前放的。我一直记得“二踢脚”的声音，第一声砰，沉闷一些，第二声炸开了，啪，响在空中，余音缭绕……除夕的年夜饭前，放炮的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先是两个“二踢脚”，砰啪两下，然后一挂一千响的鞭炮噼里啪啦一阵子，完了就开饭了。

年夜饭当然都是拣家里当时最稀罕的东西吃了，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供应的，大米也不多，而且里面都是草籽啊什么的不干净，通常都是我奶奶提前挑米，那时候好像都是陈米，好像还叫粳米，不黏糊，但是当时咋觉得那么好吃呢！那时候因为大米不多，各家还都不会焖饭，都像做小米饭一样的捞饭，剩一锅米汤。后来又学会了蒸米饭，高级得不行。

到了晚上，哪有路灯，外头黑漆漆的，小孩子们都点着灯笼出门了。所谓灯笼，就是用罐头瓶做的，用麻绳系住了瓶口，一根小木棍挑着，里面点一支细细的小红蜡烛，要说那时候有什么可以说是可爱而精致的东西，好像只有这细细的小红蜡烛了，十只一小包，专门就为了灯笼而准备的。孩子们一人一个罐头瓶小灯笼，走在暗夜里，远远地一串小小的火点慢慢地移过来，一股生气就好像从那暗夜里滋生出来了一样，让人心里热乎乎的。

有的人家也挂大红灯笼，点蜡的那种比较麻烦，一会儿一会儿的

需要拿下来换一下蜡烛，弄不好还把灯笼点着呢，后来有的人家干脆把电灯泡拉出去放灯笼里，的确是省心不少。春节时期的夜晚真的特别黑，在这样浓黑的夜色中，一团红红的灯笼真有说不出的好看！

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春晚，只有暗夜里的小灯笼给孩子们带来的欣慰，谁家放炮了都会跑出去看。记得有一次哪个单位突然放了一颗信号弹，哇，那亮啊，好像把夜空都照亮了，真是让人一阵一阵地惊喜！

糊棚贴画儿

其实，进了腊月就有点年味了。为了年而备办的心情总是不自觉地被忙碌的邻家唤醒，我们六〇后的童年里，还有一种手艺人大概现在已经没有了吧！那个叫作糊棚匠。

我们东北人住的土屋到了傍年根儿也总是要修饰一番。为了隔寒扎的二层棚，通常都是用纸糊起来的，类似现在的天花板吧。简朴的年代还没有更高级的材料，都是用纸装饰的。普通人家基本用窗户纸的多，说是窗户纸是因为每年刚入冬的时候都要溜窗户缝保暖，都是用的这种纸，于是就叫成窗户纸了。很粗糙、不均匀的那种粗纸，拿起来对着太阳看，深深浅浅的。

讲究点的人家会用商店里卖的有花纹的纸，类似如今的各色壁纸。家里有上班的，或许会用单位的旧报纸，糊棚糊墙，那真是难得很，得是多有荣光的人家才有这样的装饰。兄弟姐妹们刚识了字的，更是以找报纸上的字为乐，那说了错别字的总被其他的手足笑话许久的吧！这样的生活方式曾经流行一时。

傍年根儿了，糊棚匠的活计多得排不过来。每家每户都想把居家整修得亮亮堂堂的，那样过年心情才好！才像个正经过日子人家啊。

家里有劳动力的会自己打糗子，自己动手糊棚。可是咋也不如请

糊棚匠干得漂亮，尤其是花纹纸对花口，那绝对是个技术活儿。刷了一层糨子的纸软沓沓的，搞不好就皱了，重新修整又极容易破损了。糊棚又需要仰头干活，要多不得劲儿就有多不得劲儿。

我眼见过麻利的糊棚匠干活的样子——下面一个师傅在擦成一摞的最上面的纸上迅速刷一层薄糨子，他们的神器是一个三角形的小木架抑或是苞米秸绑的，然后把要糊的纸搭到这个小架子上，递给站在跳板上的师傅，师傅接过刷好糨子的纸对好花口，迅速飞手粘贴，用一把小笤帚呼啦一下，基本消除小气泡。又稳又准，毫无褶皱，似丝绒一般妥帖漂亮。两个人从从容容，一上一下，不大一会儿工夫，原来烟熏火燎的小土屋逐渐地亮堂起来，住家人的心情也逐渐地亮堂起来，眼见着新年就要到来，一切生活中的不如意渐渐地被忘却，重新燃起新的希望。

也有人家是刷墙的，不是糊墙。买来刷墙的石灰粉，为着好看有的人家还会把染衣服的靛蓝和进粉尘中，这样刷出来的墙，白中又透着淡淡的微蓝，煞是好看！

这样棚也亮了，墙也白了。又显得白墙光秃秃的，得贴画呀！

于是新华书店又火了！那些花色各异的年画都被贴上了号码，挂在空中的绳子上，不能挂得太低，不然会被蜂拥而至的人们给抢去了。

顾客先去选号，和如今买房子似的，先看好了户型朝向才来商谈。买年画也是一样，先去看好了喜欢的，哇，那题材真是多了去了，有党的领导人，有八个样板戏的各个经典桥段，后几年，人间烟火气逐年上升，什么仙女神仙、嫦娥奔月、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让人看花了眼。我是喜欢仙女的，我一直记得家里一幅年画，是一个美女下海捞珍珠，那真是美极了，画得像敦煌的飞天一样飘逸！

我们选好了号码先要挤到售货员那里开票，好不容易告诉了她我要的是第几第几号的，一个家庭至少要买五六幅吧，告诉清楚非常不容易。开好了票得去收款处交钱，那个挤啊！好不容易挤进去了，交上钱了，又要挤回到售货员那里取年画……有时候挤着挤着都把年

画给挤坏了！

三十那天，贴对联挂钱儿，一并把年画都给贴上！那个新气象看着就让人觉着喜气，就高兴。

每家每户自然都不相同，去各家串门顺便欣赏各家的年画，也是年里的一大趣事哦。

再后来又开始流行挂历，一下子高大上了。挂历也可以用来进行体面的馈赠，着实雅致。我因为开始学画了，所以偏重买那些名画挂历，有西洋画，也有中国山水，要是说我的“美术史”知识来自这些挂历或许有人会讪笑，但的确是如此。有的世界名画挂历印制精美，我至今收藏着，一直舍不得扔掉。重新翻阅，总有逝去的时光重又出现了一样！

冰冻之物

我们莫力达瓦的冬天十分寒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冷的冬天里都要吃冻梨。吃罢年夜饭，收拾了碗筷，第一件事就是把下屋（就是仓房）的冻梨拿出一盆放炕上缓（音 huān）着，什么梨都可以冻的，其中最正宗的是一种叫“花盖儿梨”的，圆的，小孩拳头大小，冻透的梨黑溜溜的，表皮上的确有花纹，放水里一会儿就会结出一层晶莹的冰膜。皮里的果肉雪白雪白，这“花盖儿梨”的味道有酸有甜，恰到好处的酸甜，让人难忘。大白梨冻了以后的味道有点淡，不如这个梨好吃。

无论穷富，每家的年里是必须有冻梨的，没有冻梨那实在感觉这年过得有点辛酸了。为了这冻梨，我记得有一年我跟着大姐去供销社的大仓库里买冻梨，哇，那仓库很大，一屋子冻梨，散放在地上，很壮观，我和大姐脚踩着冻梨走到里面，然后坐在冻梨上开始往自家的袋子里挑，身前身后都是冻梨，反而挑不好了，觉得拿在手里的一定

不如其他的好！

然后我们还吃冻柿子，将化没化的时候最好了，切片也好，用勺挖着吃也好！赛过冰激凌了。苹果冻了的味道有点面，没有鲜的味道浓郁。对了，我们还会准备雪糕和冻豆包。我们还吃过冻的大萝卜，挺好吃的。

为了在年里轻松一点，妇人们通常会在腊月里包冻饺子，冻上几面袋子，想吃的时候一下，后来速冻饺子成风，是不是打这儿来的呢？我还记得大姐生我外甥那年冬天，她挺着大肚子给家里包饺子冻上，我去帮她的忙，每天晚上都包饺子，那时候的面没有现在的筋道，我大姐怕饺子煮不住，就往面粉里放盐，和得硬硬的，擀都擀不动的硬啊，几天下来，我的手指都捏肿了。大姐正月十七生了我外甥，那几袋子冻饺子帮她度过了月子里最虚弱的日子，因为我大姐夫不会做饭，有时候出车走了，她自己下点冻饺子还是比较省事。

到了冬天，外面就是天然的大冰箱，如果有年猪，杀了以后就在院子里用雪埋上，上面泼一两桶水，冻得梆梆的，也不怕丢，你想小偷来了刨那个冰得多大动静啊，谁也不动这个心思。后来我看《过年》那部电影，赵丽蓉和李保田演的，里面也有这个细节，特别亲切！

年嚼咕^①都在这个冰堆里，还保鲜，只有埋的人知道哪块有猪肘子，哪块有猪后鞑，猪头又埋在哪里，现在想来真是有趣。

我们那儿冬天特别冷，过年的时候没有新鲜菜可吃，一种速冻的青刀豆当年也特别流行，我至今还记得肉炒速冻青刀豆的味道……

大米和元宵

在那个大米都没吃过几顿的年代，我可没见过元宵。

① 嚼咕：东北方言，吃的东西的意思。

粮店分的大米都是碎的，里面都是草籽，要想吃一顿干净的大米饭，得费很多工夫挑那个大米，还有股六六粉味。不知道是几年的陈米了。但是就这样，对只能吃到小米和苞米楂子的我们来说，还是太奢侈了。这就是过年才能吃到的，这才是年令人激动的原因！

激动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想吃一顿洁净的大米饭几近奢侈。我记得都是奶奶把这种碎大米铺排在炕上，用她那老眼昏花的眼神仔细地挑出草籽，挑上一下午，才能给我们挑出一顿饭的大米来。哪里有电饭锅呢，为了大米的原味不丢失，我们都是做蒸米饭，那个甜糯柔韧的口感哪里是小米或是苞米楂子能比的呢？

分到的元宵更让人发愁，不知道怎么吃。感觉是黏的，那么就像黏豆包似的蒸了吧！

就蒸了……

小不丁点儿的，里面的馅儿是那种红绿丝的，太难吃了！

那怎么办？好吃不过油炸，就炸了它！

就炸了……

还是难吃！我那时候对所谓的元宵真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直到一九八八年，我离开家乡去兰州读书，在张掖路上一个小胡同里吃到了煮在锅里的元宵，看那白白圆圆的在沸水中上下漂浮，一点也没有像大人们当年说的散掉啊。盛在碗里，拿瓷勺捉住了，吹冷，在那白皙的糯糯的皮上嘬一口，哇，原来，是，这样，的，好吃啊！尤其是里面的馅儿，是五仁的，磨得那么精细，留在嘴里的浓香无法形容……

原来我们被蒙蔽了那么久！才知道元宵应该是煮着吃的，吃完了元宵还要喝那个清清的汤才算完全。曾经傻傻的年啊！白过了那么多年。